

《南方都市报》
文化专栏

玉口讀碑

石头的心事

王家葵 著



《南方都市报》
文化专栏

玉口讀碑

石头的心事

王家葵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头的心事：玉卮读碑 / 王家葵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1.8

ISBN 978-7-5133-0362-0

I. ①石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4967号

石头的心事——玉卮读碑

王家葵 著

责任编辑：徐葱葱

责任印制：韦 舰

装帧设计：郑 岩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：660×1083 1/16

印 张：11

字 数：120千字

版 次：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0362-0

定 价：26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“玉𠵼”小释

王家葵

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刻印，大约是初生牛犊的缘故，渐渐地竟然敢把印面涂黑，在上面胡乱刻画。姑婆所住的方池街离我们的陕西街不远，在人民公园饮茶以后，她也会过来坐坐。是她老人家要求我，还是我主动奉承她，已经不太记得，总之要刻一方“玉林”两字的小印，这是她老人家的名讳。涂黑的印面上很快出现了“玉”字的轮廓，“林”则应该先勒出中间两竖，一时糊涂，我首先在印石边上刻了一长竖——这就没有办法补救成“林”了。我又不忍放弃，忽然想起东城根街口有家小食店招牌上的“口𠵼品”三个字，于是信刀改成了“𠵼”字，“玉𠵼”从此作为我的别号和斋馆。

“口𠵼品”本来是商家利用文字制造的噱头，不仅少见的“𠵼”字引人驻足，“口”依次增加的三个字，也寓有食客众多，生意兴隆的意思。妈妈是语文老师，所以我一直就知道这个字的正读为 xuān，至于意思则没有真正弄清楚过。现在借来作了字号，也不敢简慢，翻看刚买的《汉语大字典》第一册上“𠵼”字的解释：1. 音义同“喧”，大声呼叫，声音杂乱，也作“諠”、“讙”。2. 音义同“讼”，争讼。

我郁闷呵！按照第一义项，一块玉石，吵吵嚷嚷算什么呢？第二义项更奇怪，好好的，怎么和玉打起官司来了？还好，我以前读过《胡纘印谱》，注意到胡纘在边款上署的“菊邻”两个字，经常写成“𠵼”，依稀记得“𠵼”是“邻”的俗字——这一义项见于《中文大字典》，出处是《字汇补》。玉𠵼，玉的邻居，正好与我的表字“曼石”贴切，一方顽石而已。不过念作“玉 lín”不太上口，我还是愿意读作“玉 xuān”，所以在天涯社区注册，“𠵼”字不被接受，我用的谐音是“玉轩主人”，新浪的博客因为“yuxuanzhai”已被占用，我便用“yuxuanwaizhai”。

“口𠵼品”小食店有一个搞笑的读法：“口 ber 品”，“ber”，接吻声也。“玉 ber”显然没有什么意思，可一位突梯滑稽的朋友，循着这一思路加以引申，称我“玉双路口”，这是成都一个公交车站的名字，如果我家住在水碾河附近，倒也贴切无比呢。

【序言】

金石学的想象力

传统金石学源于唐代，《旧唐书》载史家韦述著录金石碑版，并运用于史学著述。至北宋，金石之学渐趋成熟。欧阳修作《集古录》四百余篇，补正史传阙谬；赵明诚历二十年搜罗拓本两千卷为《金石录》，辨证考据、补经证史；洪适《隶释》后出，接踵欧赵，补二公所未见者，使学隶者籍书以读碑，为翰墨之一助。清代金石学进入全面鼎盛，御纂《西清古鉴》，其后更有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《寰宇访碑录》《金石萃编》《金石索》等著述。至清末民初，王国维、罗振玉利用金石材料，打通历史学、语言学、考古学及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，成绩斐然；马衡著《中国金石学概要》，为传统金石学作了全面总结。晚近陈弱水根据墓志材料观察初唐思想史，得出二元世界观是主导力量而儒家正统地位并不突出的结论，是将金石文献运用于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极佳范例。

王家葵兄博学好古，性耽金石，曾撰《龙门药方释疑》校勘药方洞碑刻文字，《陶弘景丛考》考订焦山瘞鹤铭作者，《肥致碑考疑》讨论新出汉碑真贋，新近发表《论何君阁道碑》，钩索史籍、

订正旧论。这类论文的研究路数，仍是由传统金石学而来，但借力于古籍文献数字化后的检索之功，远非传统治金石者所能梦见。如《陶弘景丛考》书中对焦山瘞鹤铭年代、作者之争的讨论，宋人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首将《瘞鹤铭》的书撰之功归于陶弘景，后人多附和其说，至今《瘞鹤铭》为陶弘景代表书作几成定讞，但家葵兄借助对唐人诗集数据的全面检索，综合所有线索，首先肯定宋人对《瘞鹤铭》文本有所篡改，并以充分的证据将《瘞鹤铭》的作者确定为皮日休，当为不刊之论。

自去年春，家葵兄在《南方都市报》“阅读周刊”开设“玉卮读碑”专栏，选择他所熟悉碑刻中的某一事件或段落，以千字短文，引申发挥。这些文章中的绝大多数，我都在发表之前先获拜读，并常常叹服于作者的博洽和睿见。在千字的篇幅中，家葵兄没有用力于碑版的赏鉴考订，而是显示出我想称之为“金石学的想象力”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能力。传统金石学辩证考据，讲求处处落实、字字有来历。但历史的各种材料之间往往有很多缺环，无法轻易拼装成完整的因果链条。家葵兄的读碑文字，充分施展精妙的想象力，在这些缺环处还原历史、重构可能。发表后颇引人关注的两篇“故事新编”，堪为“金石学的想象力”的代表。《故事新编之孔子庙堂碑》，对“相王旦书碑额”这一历代聚讼纷纭之事，做出了合理猜测，认为《庙堂碑》推美皇唐，文辞为则天女皇不愿看到，有人因此可能动议毁掉这块碑，相王李旦令人凿去原来“孔子庙堂之碑”六字碑额，亲自题写“大周孔子庙堂之碑”作为一种保护措施。这与“文革”中一些碑刻摩崖被涂上白垩，书写“毛主席语录”，以求免遭厄运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而《故事新编之张迁碑》则针对某教授关于张迁碑真伪的质疑，编制了一段《张迁碑》问世始末，为《张迁碑》碑文荒谬、书丹错讹、

刊刻草率，提供了一种具可能性的解释。这些有意思的大胆猜想，或许正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本来面目。

家蔡兄的读碑文字当然不仅仅是上述学力与想象力的串演，我还在他的不少文章中读到了愤世与忧时。如《世袭与禅让》《皇帝的家务事》《精神科专家徐之才》《被啮噬的丰碑》《碑铭上的预言》……《玉卮读碑》五十篇文字中有不少春秋笔法，读到会心处，自可抚卷微笑。或许，玉卮读碑也可如寒柳堂诗那样，留待他年作郑笺也。

以我的学力，来为《玉卮读碑》作序，其实是不太合适的。我与家蔡兄平常联系较多，在不少问题上有共同的想法和认识。《易·乾》中说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”我写出上面那些粗浅的看法，表达对家蔡兄的感佩和追随之意。钱遵王云“墨汁因缘，限于荣名利禄”，信然。

贺宏亮（作者为书法学者）

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于成都

目 录

- 世袭与禅让 / 3
曹植的七步诗 / 6
他者眼中的诸葛亮 / 9
丞相祠堂何处寻 / 12
东吴的祥瑞 / 15
天书闲话 / 18
故事新编之张迁碑 / 21
故事新编之瘞鹤铭 / 24
故事新编之孔子庙堂碑 / 27
故事新编之同州圣教序 / 30



- 神仙故事之唐公房 / 35
张天师会仙友 / 38
整屋楼观台 / 41
茅山宗师李含光 / 44
王洪范碑所见茅山道教饵术传统 / 47
阿育王所造像与造阿育王像 / 50
优填王造像 / 53
信行禅师的三阶教 / 56

另类的裸捐 / 59

玄奘法师别传 / 62

祭孔子祀老子 / 67

纬书中的孔子 / 70

孔宙和他的儿子们 / 73

从让梨到争死 / 76

二孔先生 / 79

鲁殿灵光 / 82

汉缪纡墓志题跋 / 85

袁敞之“被自杀” / 88

循吏韩仁 / 91

曹全碑中的匕首药与神明膏 / 94

忌讳与敏感词 / 99

谣谚与妖言 / 102

精神科专家徐之才 / 1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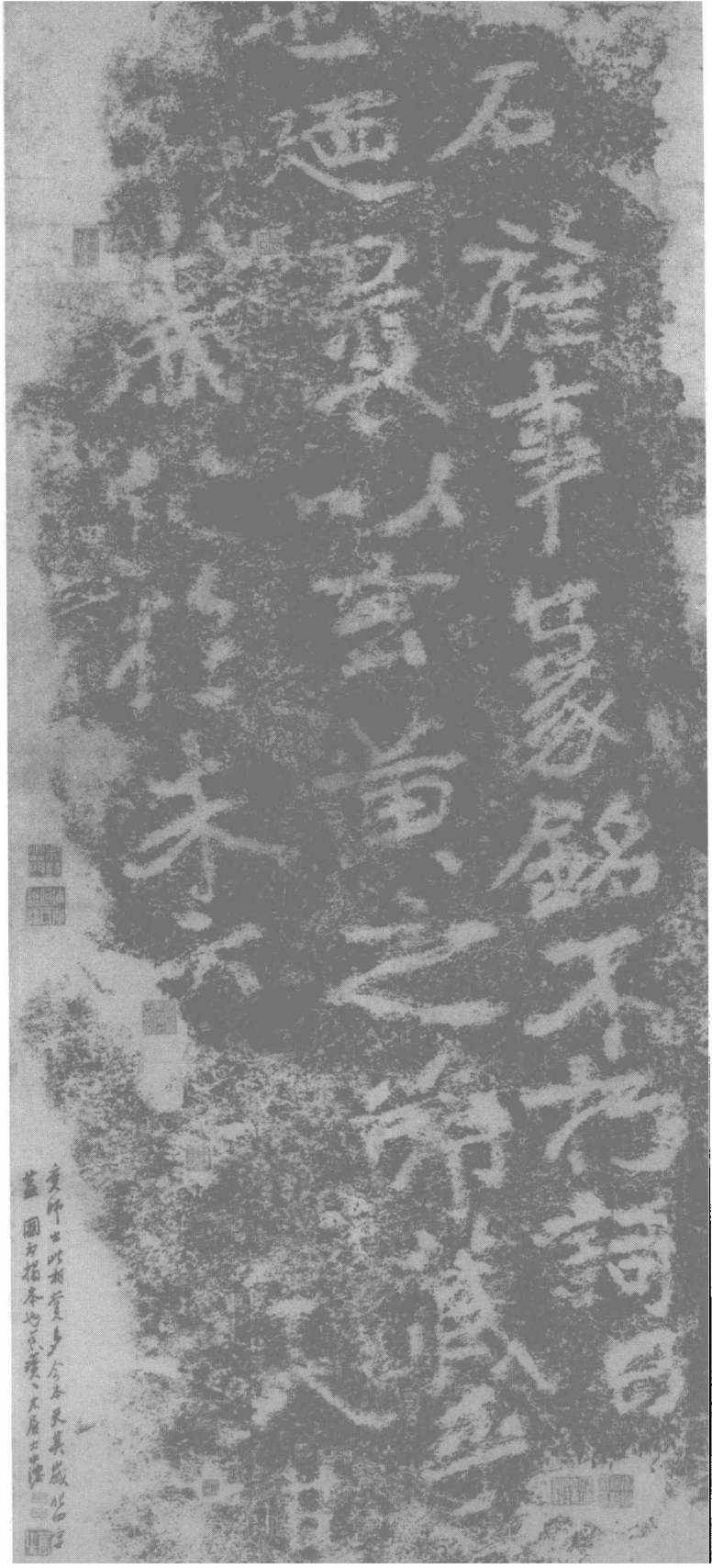
碑铭上的预言 / 108

古阳洞中杨大眼 / 111
流失海外的曹望禧造像 / 114
龙门药方校读记 / 117
高句丽兴亡记 / 120
徙戎及其他 / 123
被啗噬的丰碑 / 126



唐太宗的纪功碑 / 131
唐代的避暑山庄 / 134
李泰与伊阙佛龕碑 / 137
名相房玄龄 / 140
皇帝的家务事 / 143
李靖传奇 / 145
杜审言的《欢喜诗》 / 149
将军画家李思训 / 152
卢正道的表扬信 / 155
梦英大师的小红花 / 159

后记 / 162



受所出此相皆多古今天其威以公
益圖而攝本也云云、大居之法

千余年前李少翁等人欺骗汉武帝，都还知道玩弄些魔术手段，比如先以帛书喂牛，然后杀牛取书。而大宋国天书下降的方式居然如此幼齿，此究竟是皇帝们的智商每况愈下，还是刻意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

——《天书闲话》

世袭与禅让

读过艾兰女士的《世袭与禅让：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历史》，印象深刻，本篇讨论汉魏禅代的重要碑刻《受禅表》，遂拈来作为标题。

成汤伐夏桀，武王讨商纣，后来始皇灭六国，刘项诛暴秦，走的都是“武装夺取政权”的道路。董仲舒炮制的“君权神授”理论，部分解决了统治者执政合法性问题，为汉王朝长治久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所谓“孔子成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”，这句话直到汉代方才落到实处。王莽不懂这个道理，尚未充分掌控舆情，便急不可耐地自称“摄皇帝”、“真天子”，可怜愚氓一时之间转不过弯，仍然坚信天命属于老刘家，结果成全了刘秀，自己却落下千秋骂名。

刘秀以后的汉家天子一代不如一代，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政，皇帝渐渐成为聋子的耳朵，但野心家们惮于“天命”，也更鉴于王莽的覆辙，还是不敢轻举妄动。

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，是汉末最煽情的口号。《三国志》注引《魏书》说得直白：“汉行已尽，黄家当立。”尽管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张角很快就被剿灭，但汉天子不再受“天命”眷顾，在



受禅表

当时似乎已经无可置疑。可是，究竟谁才是“黄天”的代理人，很多人都心怀侥幸，真正的胜利者曹操却十分冷静。孙权曾经写信怂恿曹操称帝，曹操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这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。曹操不是不想称帝，以政治家的敏感，他觉得机会还不成熟而已。所以，当亲信党羽也开始劝进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真心话：我就不称帝了，机会留给儿子吧。原话是：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”仔细体会，还是有恐惧“天命”的因素存在。

曹操以建安二十五年（公元220年）正月去世，儿子曹丕接任魏王，称帝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关于禅让的过程，陈寿写得过于简略，《资治通鉴》云：“左中郎将李伏、太史丞许芝表言：魏当代汉，见于图纬，其事众甚。群臣因上表劝王顺天人之望，

王不许。”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则极为详细，可以算是禅代实录。

首先由左中郎将李伏献词，引用图讖《孔子玉版》，并称以前张鲁就说过“宁为魏公奴，不为刘备上客也”。李伏本是张鲁的旧部，建安二十年归降者。动议为什么会由李伏提出来呢？究竟是他个人偶然的投机行为，还是有预谋的集体行动，曹丕是否参与，这一切都没有答案。不过李伏抬出张鲁来说话却大有深意，张鲁具有师君祭酒的身份，李伏引用陈年故事，就是想证明连天师道的教主都认为曹魏是天命攸归。另据《上尊号碑》，曾经是张鲁大祭酒的阎圃也列名其中，正代表天师道残余势力对曹丕称制的拥戴。

曹丕得到李伏的上书，说：“大家议议吧。”其实已经定了调子。很多人都发表了看法，而太史丞许芝则是以专家身份给出意见，文字虽然很长，裴松之还是全文引录。于是许芝的建议书，便是继李伏献词之后，下一份供群臣讨论的文件。各行各业代表纷纷表示拥护，曹丕继续推辞，大家继续劝进，最后相国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九卿联名上书云云，都是禅让题中应有之义，没有什么意思了。

禅让大典在许昌举行，当曹丕以新王朝皇帝的身份顺利走下受禅台时，不免得意忘形，讲了一句本来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话：“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”这句话被史官记下来，慎重载入典籍。

“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”，转换成白话，大约等于：“不要相信舜禹，舜禹只是传说。”曹丕显然不了解这句话的杀伤力，所以得意地将“尧舜之事，复存于今”，镌刻到“禅让纪念碑”，即《受禅表》上。而这句话其实颠覆了“天命论”，于是曹魏政权仅支撑了四十多年，“舜禹之事”再次上演；此后东晋、刘宋、萧齐、萧梁、陈朝之次第取代，一百多年间，禅让几乎成了儿戏。

曹植的七步诗

狼群里领头的叫头狼，人群中领头的，以前叫皇帝。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不想做皇帝的王子也算不上好王子。遴选储君有嫡、长、贤等标准，但是，废后另立可以改变嫡庶，兄弟攻讦可以淡化长幼，贤愚本来就非客观指标，完全取决于老皇帝的好恶。确立接班人，其实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，惨烈程度百千倍于狼们的战争。头狼竞争的失败者，如果不愿意孤独地离去，还可以选择留在群体中夹着尾巴继续做狼，可曾经觊觎储贰之位却没有得逞的王子，连这样的自由都没有，曹植当然不例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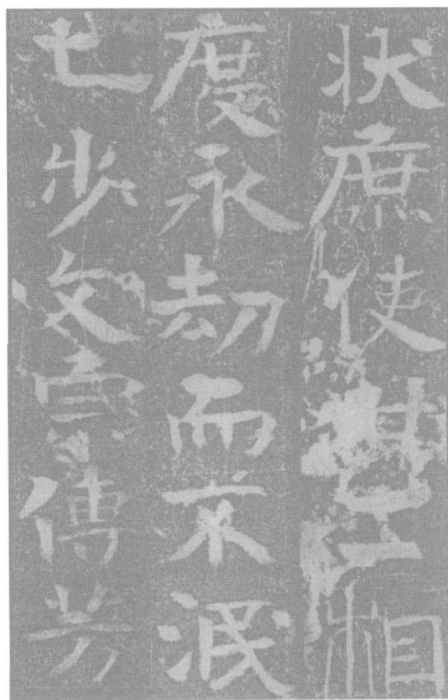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的妻妾为他诞育了二十五位王子，聪明程度自然以那位善长称象的曹冲为第一，可惜寿命不永，十三岁便夭折了，令曹操伤心不已。曹丕从旁劝慰，曹操不愧“奸雄”，冷冰冰地说：这固然是我的不幸，于你们兄弟却是大幸。后来曹丕做了皇帝，老实承认：“若使仓舒（曹冲）在，我亦无天下。”

没有曹冲，曹操似乎有意在继室卞氏所生的曹丕、曹彰、曹植中寻找接班人。曹操曾探问曹彰的远大抱负，曹彰说：作大将军，冲锋陷阵，身先士卒。曹操大笑，遂让他在战场上建功立业。在曹丕与曹植之间，曹操更偏爱曹植。曹植不仅才思敏捷，又笼络

杨修、丁仪、丁廙等人作为高参，按照《三国志》的说法：“太祖狐疑，几为太子者数矣。”但一方面曹植不懂得低调做人，更加上曹丕不停地扰乱，终于令曹操在最晚年放弃曹植，册立曹丕为王太子。

为了大魏江山永固，曹操借故杀掉杨修，曹丕即位不久，又毫不犹豫地诛灭了丁氏兄弟及其家男丁。曹彰虽然不想做皇帝，但因为站错了队，竟因此丢了性命，在黄初四年来京述职期间，不明不白地“暴薨”。

曹丕当然不会饶过曹植，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云：“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，不成者行大法。应声便为诗曰：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



曹植庙碑